

第十三回 亟催婚愈急疑李即桃 再睹面始真悟梅代杏

詞曰：

胸中不合，口裡便推托、任你言詞剝削，只思金鉤脫卻。

美反為惡，方知是錯再費調停婉轉，情意已無著落。 右調《霜天曉角》

話說花天荷因看見柳青雲為他聘下的新夫人不美，立意固辭。因尋見柳青雲說道：『承兄美意，留下小弟成了婚上任，固感不盡。但朝命下已久，況兩廣峒賊朝夕不平，乃風火之事，非比文章可以遲延任意、倘有失事，明日按台知是逗留在此結親。參上一本，便獲罪不小。莫如還是先去上任，把任上的軍需料理停當，然後再說成婚未為晚也。不知兄台以為何如？』柳青雲道：「作親遲速豈爭一時，但閩廣相距千里，兄舍今日之便，而未料異日之不便，或非算也。況上任雖不可緩，倘欽限稍寬幾日，或亦不妨。」花天荷道：「事縱無妨，但小弟又想成婚快事。必鐘鼓琴瑟雍容靜好方暢其情、若一心掛倥傯之軍務。一心懷淑女之關雎。未免非宜。故小弟求兄少緩也。若慮道路間關。恐當日之河洲亦非近地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兄台既不依，小弟何敢相強。容與家母商量，再來奉覆何如？」

因入內對楊夫人說知，道：「前日花天荷要成婚甚急，連孩兒也不等得回來 今日孩兒回來催他作親，他反推托要去上任。不知何故？」楊夫人道：「有個緣由。你前日未回時，因他日日催作親，又誘書童欲窺著姐姐。你姐姐恐他年少人不論美惡。但以成婚要緊，故將侍女垂絲，充作姐姐住在東園樓上，叫童子引他去看，他因偷看待女不美，以為面龐相似之言不確，故不願娶而急急求去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原來是如此。怪道我說的話他俱不信！只是如今怎生挽回他？除非直性說來。叫垂絲與他一看。他方信是實情。」楊夫人道：「你姐姐又這等說，事已作過，如今不必了。他要去，聽他去，不必苦留、但算來他此去恐根不斷。定要並冊子取去。待他取冊子時，卻等姐姐自交付他，看他作何景？倘他也看得平常。取了冊子竟去。這段因緣可置勿問。若是看見姐姐，知東園偷見是誤，仍復相求，那時慢慢再奈他一番，再商量成婚，方覺有趣。若此時苦苦求他，未免減色」柳青雲聽了，大喜道：「有理。有理。」

因又走出來見花天荷，道：「兄台之言，已對家母說了。家母道：「功名大事，豈可誤他？婚姻早遲些不妨。兄台要去，聽憑發牌可也。」花天荷道：「吾兄相諒，但還有一事。求兄台為弟周方。」柳青雲道：「不知何事？」花天荷道：「向日行聘禮的這個天台仙人的冊子。留放在此，實無一用之物。但小弟此去行兵。又一刻不可少的。若是早成了婚，雙雙攜去不必言矣。不期今日婚尚未成，而上任之事又匆匆不可少待。若無此冊，則用軍行兵便一無所恃矣、欲求吾兄大力為弟設法取了出來。容弟到任上即使人補聘何如？柳青雲聽了，並不驚訝，道：「正是呀，此冊乃吾兄破賊之要本，如何可少？況留此又無用，自然要設法取去方妙。但前日是吾兄親手納於家母處。為行聘之用者。若今日小弟私自取出，便近於兒戲。小弟只好將兄台之意，先與家母說明，待家母明日亦親手交付吾兄，方是道理」花天荷道：該是如此。但只小弟去見老伯母，甚覺無顏，為之奈何？」柳青雲道：「大丈夫作事當行則行。可止則止，何謂無顏？」

到了次日，柳青雲果同了花天荷入去見楊夫人。楊夫人先言道：「昨日小子言及花爺上任要向日行聘的冊子。若在老身處即當取出奉還，但昔花爺行來時，我恐沉伏在此誤了花爺之事，隨即交付所聘的尊夫人收貯了。惟尊夫人收貯，因日夕觀玩，得知其中詳細，故前番大膽代花爺出來遺計，僥倖成功。若是成了婚。同花爺上任，或習此以佐花爺之倥傯。今花爺又因上任緊急，沒工夫結婚，則此冊留了又何用處？理合繳還花爺。昨日小子雖說，老身以為未確，故未曾著人去取。今花爺既自來取，果是真了。當即差人到東園去說，請他明日帶了冊子來，親自交與花老爺，也可完了一件首尾。」花天荷前日行聘。今日又索聘，自覺理虧。今見楊夫人輕輕數語，不見責，面上紅一塊白一塊，但低了頭默受。只聽了說明日親手交還，方打一恭，道：「是。」遂退了出來。自心暗暗想道：「這樣事雖做得無趣。然寧受些沒趣。若娶了那個夫人來，便是終身之累。」又鱗自歡喜。

到了次日午後，楊夫人又著老家人來請花老爺到內廳說話。花天荷要覓柳青雲同人來，又一時尋不見要訪一會。又恐怕誤了那冊子又生他變。只得呆著臉，獨自一個跟了老家人來到了內廳坐下，坐了半晌，楊夫人方先出來說道：「昨日奉花老爺之命，即傳示尊夫人尊夫人道花爺之冊，因何付他收貯？蓋為行聘也 行聘者，蓋為婚姻也。今既要繳還原聘，則婚姻不必再言矣也。要與花爺說明。」花天荷道：「小姪當日以此冊定婚者，以為婚後冊自歸矣。不期今日不及成親而匆匆要行，冊又為此行不可少，故求老伯母權且借去，容到任後別行聘也。若淑人多疑。再看機緣亦可也。」楊夫人道：「既已說明，何必多議。便吩咐丫鬟：「快請小姐出來交冊。」

丫鬟去不多時，忽中門開處一陣香風。十餘個丫鬟，簇擁了藍玉小姐從中裊裊婷婷走了出來。又一個丫鬟捧了冊子，卻走在前面。花天荷忙定睛一看，只見那個女子生得正是：

宛從天降，神色驚人。儼若仙臨，奇容絕世、欲認作花 而牡丹、芍藥終含草木之羞。

將稱為鳥 而威鳳、樣鸞未免羽毛之愧。何如不肥不瘦而亭亭勻勻之肉自生香，怎似不短不長

而風風流流之骨能吐秀 微微一笑，而舉體嫣然。當之者不禁魂悄悄一窺，而週身靈動，

遇之者難辭魄散。眉畫遠山，而煙痕細細。效柳葉為粗目凝秋水 而清影澄澄，嫌星光太露。

行將來。步步金蓮，輕盈堪愛指顧間。纖纖玉筍。柔素可憐、最妙乃楊君子風流，無一瑕香

奩脂粉氣；過人是擅淑人才調，有百篇彤管雨雲才。

花天荷望見藍玉小姐遠遠而來，就如天仙一般，及到廳前再一細視，卻與柳青雲面目毫釐不爽、但覺高鬢雲環，翠眉蟬鬢。花天荷更以為比柳青雲容光飛舞。嫵媚可人。心下暗吃一驚。道：「原來這正是真小姐，前日看的差了。如今卻怎生反口？正在著急，只見那女子立在楊夫人身旁，看了花天荷，深深一個萬福。花天荷此時忙作一團，只得低頭側身答禮。拜罷，那女子遂叫捧冊子的侍女把冊子交付楊夫人。道：「母親傳來此冊，原說是花門行聘的。行聘者，定婚姻也。既以婚姻而行聘。豈有婚姻未備，而先索聘物之理？素聘物者，絕婚姻也。既絕婚，強留聘物殊覺無顏今謹如命奉還。望母親交納明白。以斬葛藤」說畢，依然捧了冊子，上

人去，隨將中門關了。花天荷竟看得呆了。欲來開口挽回，自知理短，一時又措辭不來，只得睜著眼，出了神。

楊夫人說道：「花老爺不必出神了，已恭喜冊子取出在此，也就完了一案，花爺好放心榮行。」隨叫侍女把冊子送了過來，交花天荷。花天荷忙止住道：「這冊子今日取不得了。」楊夫人道：「此冊乃花爺軍中必用之物。故再三欲取去。今已僥倖取出，為何又說取不得？花天荷道：「小姪納此冊予老伯母者，求老伯母為小姪定婚也。承老伯母推令即同盟之愛，為小姪作聘淑女。又蒙淑女不拒，珍藏久矣。則百年姻眷已訂，於此不待言矣。豈有復取之理？昨偶有此言者，蓋與青雲兄商量，以此冊乃軍中日夕所需：彼此既忝至親，以心相信。何妨借用以應一時之急。教小怪敢大膽求老伯母周全，不期適聞淑女之言。似不察鄙衷，而有斥責之意。則小姪安敢妄取，以作名教中罪人！尚望老伯母垂慈送入，勿負大盟。」

楊夫人聽了。沉吟半晌，方說道：「花爺之命，無有不遵。但此言覺有些難於出口，向日花老爺納此冊者，為訂婚也。既是定婚。則聘之所在。婚之所在。豈有已訂復欲取聘之理？老身昨日往取。豈伊所喜？老身不得已因以勢諭之，道今日花爺尊官也，非昔日花爺之比。雖強留成婚，恐心不相對，亦難和諧，故今日唯唯聽命而繳還也。既已繳還，仍欲再致，恐婚姻大事不便如是之出乎反乎也。還求花爺上裁。」花天荷道：「輕舉妄動，小姪之罪。百口不辭，但求老伯母念前日一番相與之情大，曲為周方。必令此冊再入妝台，則感恩不盡矣。」楊夫人道：冊子要送入不難。但既已取出。今又送入，則明日又安知不可再取？殊不足為定矣！既不足為定，則送入與不送入同也。花爺莫如且收去，以備軍中之用。況淑女聘雖退出，且幸尚待字閨中。花爺若不忘情，俟此去成功之後，或如此言，再作機緣亦未為不可也。此時必欲強納，殊覺不情。」花天荷道：「既此冊老伯母不欲送入，只好權且存在老伯母處。亦與送入相近。小姪是決不敢收去。小姪若收去，則罪戾益深且重也。」楊夫人道：「留在老身處自不妨，但花爺此行要用。」花天荷道：小姪此事不明，何敢行馬而去。」楊夫人道：「花爺行期既尚可緩，再與小子商量可也。」

花天荷因退去，百分的悔道：「一件好事已完完全全，若聽了柳青雲的言語，竟作了親去上任，婚姻前程均已錦片矣。卻自多疑，要去偷著，卻又偷看差了。以為不美，反去索聘。誰知竟是一個絕代佳人，反束怒於心，使他心內生嗔，真可謂當面錯過！此在一時作事顛倒，想起來總是我花天荷無福消受也。」又想道事雖作拙了，然猶喜其人尚在、只消再央柳青雲同楊夫人苦苦去求，或者還存幾指望。因叫小雨去尋柳青雲，小雨尋了半晌。但不看見，因對花天荷言道『柳爺的轎馬俱在，又不曾出門，怎再尋不見，方才送冊子出來的那個小姐倒如柳爺，莫不就是他妝扮了來耍老爺的？花天荷聽了細思道：此話倒也有三分可疑，天下雖有相似之人，卻從無如此之一痕不爽者，一可疑也。柳青雲許我面目與他相似。以為既作了親。便不可相似。也無可奈何、今既看破，親不可成也。因假妝淑女以踐其言，使我懊悔，未可知也。又可疑也。每日前夕不離。乃今淑女退冊要娶之時，轉不見他，一隱一現，又可疑也。有此數疑，安肯信以為實？況他淑女行藏至今不肯明說，焉肯叫他明明相見，由此想來一定是他假妝無疑了。只是如今怎麼摸捉他的破綻？又思了半晌，忽想出一個主意來，道：「我如今只苦苦扯了柳青雲，央他又送冊子入去，他自然推辭說不肯受。我再逼他，當面不受，有人無人便真假立分矣。」

正想定主意，忽柳青雲走來，說道。家母說道冊子已取出還兄，正好榮行，為何又不發牌？復二三其說何也？花天荷看見柳青雲面目如洗滌，發似重梳，一發狐疑，道：「是了！因說道：「這且慢論，但我叫人各處尋兄，竟不見蹤跡。兄且說這半日躲在那裡？柳青雲道：「納冊美事，故樂於為之。今繳冊退婚，未免於顏面有傷，因暫避一時，希圖完事，不意吾兄又作餘波，卻是何意？花天荷道：「繳冊退婚，不美之事。小弟已自為之類。而納冊美事，沒奈何尚望吾兄為小弟一圖。」柳青雲道：「不知吾兄更欲納於何處？花天荷道：「一聘豈有兩納之禮？止不過誤取出者，仍被歸正納入耳。柳青雲笑道。『既仍欲納入，初時就不該取出了。』花天荷道：「初時取出者，求至親以情諒也。今欲納入者，畏淑人以理責也。」柳青雲道，「淑人既以理責，又肯復納耶？花天荷道：「淑人若不納，全仗吾兄與老伯母之大力，納之可也。」柳青雲道。『納之可，唯納而不受，為之奈何？花天荷道：「納者，吾兄為小弟之情也，納而不受，則是淑人方嚴之命也。是所甘心也、若未納而預備其不受，竟為不受，則淑女之命尚不可知，而吾兄已先代為拒絕，豈小弟諄諄懇求於吾兄之意哉？尚望吾兄與老伯母為我花棟極力一請，若淑女必不允。而面叱之、庭辱之，則我花棟雖死亦甘心焉。不知吾兄以為可否？柳青雲道：「吾兄既如此殷殷，有何不可？縱納入，而萬萬以為不可，亦不過徒費一番周折耳。有何傷哉，當與家母言之，再報吾兄之命。」花天荷道：「吾兄肯如此用情，則小弟感且不朽矣。」

柳青雲因入內與楊夫人並藍玉小姐笑說道。花天荷因看錯了垂絲，欲急急索聘、今見了姐姐又追悔不了，方才苦苦求我與母親，還要把冊子送入。」楊夫人道：「這卻怎處？就納冊，只怕姐姐不消見他了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姐姐還要見他一次。」楊夫人道：「又何以還要見他？柳青雲道：「方才還他的冊子，因孩兒不在面前，他心上疑惑姐姐是孩兒妝扮的。必要母親與孩兒再當面央姐姐出來拒絕他一番，他方甘心踏地而求也。」楊夫人道：「此情或亦有之，姐姐總是要嫁他的，便再見見不妨。」母子們算計定了。

柳青雲出見花天荷道：「弟與家母再三勸其受冊，他只是執定不允。家母惱了，因逼他急。」花爺如今官大了，我們不便回他。必不受聘，你須自去辭他。」他說；女子守身當以禮，豈可任人取去？前花爺既以冊為聘禮，非不承命，乃守之年餘，儼如一日。今忽棄而取回，豈禮也哉？然花爺今日貴人，雖行非禮之事，何敢與爭？只得忍辱退還原聘，聘已退去，則恩已斷矣。義已絕矣。相逢陌路豈有再受欺侮之理？母親可辭則辭之，若母親不便辭，即女面辭之亦無不可也。已許面辭，但小弟想此事聘已繳出，婚事料難復借，況兄台以雄飛萬里。何患天下無一女子，而必戀戀於此？倘相見時女子無知，又心懷忿恨，或出不遜之言，兄台還是安受之？還是與校之？與校之，則理屈。安受之，又失體。以小弟論來，倒不如從此而止之為妙。」花天荷道：「兄言差矣，凡人之相與。有恩當報，有情當感，有屈當伸，有疑當白、即此有過亦當承，有罪亦當受，安可不清不白而糊塗去之？必求吾兄引之。當面一絕。縱使一死。亦甘心受之，斷不畏惹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吾兄既要面討沒趣，便約來日見之可也。倘有觸犯。不乾小弟之事了。」正是：

有心人對有心人。各弄機關各自神。

不是翻翻還覆覆，怎知情愛百分真？

柳青雲既許了花天荷面見辭聘，還他帳。延住他兩日，當不過花天荷朝夕催逼，只得與母親姐姐說明約他面見。花天荷的胸中認小姐是柳青雲妝的，拿穩了柳青雲要推托，不期柳青雲竟約他面見。到了這日午後，柳青雲自來邀花天荷入去，道。家母已在內廳相候，兄可自進去見罷小弟恐怕相見時有不遜之言，唐突吾兄，仁兄或者量大受之不覺，倒叫小弟難過。小弟倒不敢奉陪。」言訖，就要走出去。花天荷一手扯住，道：「正要借重吾兄鼎力，解勸一二兄若不肯去。小弟亦定沒了把本，如何使得？柳青雲被花天荷扯了不放，沒法擺佈，只得同了入去、入到內廳，就叫侍女報知楊夫人。楊夫人又出來相見，道：「小女說，聘已交還，尚有何說？只是不肯出來。」因看著柳青雲道：「花爺定要面說明白，他又苦苦推托，你可再入去說一聲。」柳青雲聽了，忙起身入去。花天荷又忙忙

攔住，道：青雲兄去不得，還求老伯母勞一位令婢去請罷。」楊夫人因沉吟道：「叫誰去請好？又吩咐一個丫頭「可叫垂絲來。」丫頭領命，去不多時，忽叫了一個侍女來了。你道這侍女是誰？怎生模樣？

柳也腰肢面也花，何嘗云鬢不歪斜。

漫言終是青衣列。曾向東樓作大家。

花天荷一眼看得。早看見這個侍女正是他接上偷看的小姐，心下方驚駭道：「原來此人不是小姐。卻是侍女妝來哄我的。」正想不了，忽聽見楊夫人吩咐那侍女道：「你可入去對小姐說。花爺的聘冊他自在這還要交納入來。小姐受與不受必消自來說個明白，兩下傳言，恐有差錯。」

那侍女領命入去。不多時，又來回覆道：「小姐說。前日是受過花爺之聘，與花爺有婚姻之約，故不妨相見。今聘已交還花爺。毫無瓜葛，恐再相見於禮有礙，乞花爺相諒。」花天荷道：「聘冊小姐雖然交出。我花天荷實未收去。婚姻之事尚然如故，故敢請見。就是小姐執意不允，亦消當面一言而決，若不當面一言。小姐以為婚已退矣，我花天荷又以為婚已成矣。明日到任。行將大禮來，到此參差，豈不又費周折？還求小姐曲賜一面，以定其盟。」楊夫人亦吩咐道：「你入去說。這花爺乃我家恩人，又係通家。即無婚姻之約，亦不妨相見。況前日已見。今又何嫌？且我與花爺俱在於此，又非私室，快請出來。」侍女又入去半晌，方有一個丫頭來報導：「小姐出來了。」又不多時，藍玉小姐又帶了幾個侍女，只開了中門走了出來，對花天荷一個萬福。這回打扮更比前日不同，真個是：

桃絲桃葉牡丹枝，不是尋常草木姿。

嫵媚入神新睡起，嬌羞出閣晚妝遲。

十分波俏為眉靨，一種芳香是口齊。

若問古人誰比效，慧過南子美西施。

花天荷看見小姐果是另有一個，不是柳青雲假妝，心下又驚又喜，又追悔從前誤事。忙忙立起身子，連連打恭作禮請罪。只因這一請罪。有分教：女子舒眉，男兒出膝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畫圖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